



□刘恒杰

长城岭,位于济南市莱芜区雪野镇娘娘庙村北。娘娘庙村北长城岭上的锦阳关,地势险要,锦阳关两侧分别是向东西延展的山岭,这就是长城岭。明嘉靖《莱芜县志》中,关于长城岭有这样的记载:“长春岭,在县北九十里,其地高爽,草木长春,又名长城岭。”中华民国《续修莱芜县志》中亦载:“长城岭……为北面之保障,要塞为锦阳关。南连马鞍、珍珠诸山,左右千峰森列,何啻天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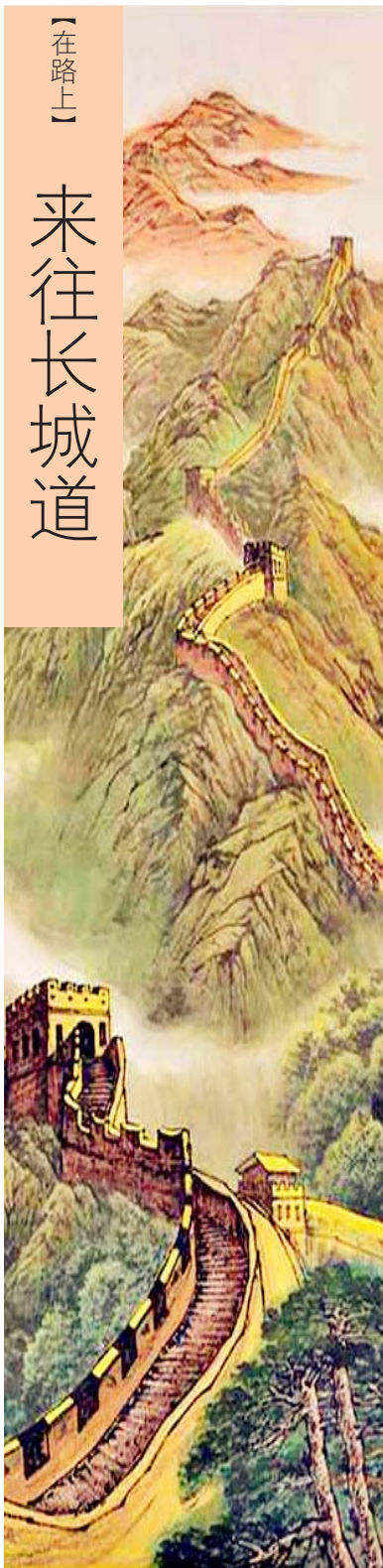
叶方恒(1615年—1682年),字帽初,号学亭,江苏崑山人,康熙八年(1669年)任莱芜知县。叶方恒在莱芜任职期间,曾主持编修了《新修莱芜县志》。一年秋天,知县叶方恒来到长城岭,他看到长城岭上的初秋景象,便写下《长城岭》一诗,诗载清康熙《新修莱芜县志·艺文志》:来往长城道,巉岿策马疲。枫青秋未老,山白雨来时。果熟随花落,花明倚露垂。当年齐鲁界,无复一丸泥。

巉岿,形容山,石高而尖锐。一丸泥,《东观汉记·隗嚣载记》:“元(王元)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,此万世一时也。”这句话是说,用一弹丸之泥就能封住函谷关。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。后来,一丸泥常用来比喻以极少的力量就可以防守的险要关隘。诗的末句的意思是说,原是春秋战国时齐国和鲁国分界处的长城岭,地势险要,自从秦统一六国以后,就不再派兵把守了。

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正义引《齐记》称:“齐宣王乘山岭之上,筑长城,西至济州,东至海,千余里,以备楚。”齐长城为齐国南部的重要屏障,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,齐长城就失去了其军事价值,以致废弃。但是,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,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,迄今大部分仍然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上。

长城岭上曾经有一处驿站,名为“通远驿”,但“永乐十八年(1420年)革”(明嘉靖《莱芜县志·古迹》)。长城岭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和章丘区交界处,那里本来就地处偏僻,人烟稀少,官驿废除了,又加上明清易代,从莱芜娘娘庙村到章丘大寨村之间这二十余里的地方,便成了一个两不管的地带。叶方恒的前任莱芜知县钟国义,就因长城岭上没有驿站,被章丘驿卒“屡屡引差枉道,勒索马匹口粮,稍不如意,便诬禀本县知县”(钟国义《申章丘驿卒祥文》,载清康熙《新修莱芜县志·大事记》),但开设官驿,“非奉题请,谁敢私立”?不经朝廷允许,是不能开设驿站的。长城岭一带劫匪流寇横行,行人至此无不心中惶惶,坊间一度流传“宁走九江口,不走锦阳关”的说法。

康熙十一年(1672年),叶方恒从济南府出差回莱芜,途经锦阳关时,痛感雄关的衰落与失序,决定“招募流民,移居长城岭”,重整长城岭锦阳关一带的秩序。招民告示贴出去以后,先后就有济南历城高姓人家、雪野东抬头村张姓人家等迁



【在路上】

来往长城道

来居住。于是,在锦阳关关口东西两侧的长城岭上,高姓与张姓等四五户人家便居住下来组成了一个新村。新村既成,知县叶方恒欣然命笔,撰《长城岭新村碑记》(清康熙《新修莱芜县志·碑记》)一文并刻碑以示纪念:

莱芜处万山之中,而直北有长城岭者,城基犹隐隐可见,意即古者齐鲁之界欤?又曰长春岭,相传以花木蓊郁得名,今惟荒烟蔓草而已。其地与章丘接壤,为入省者必由之路。然山高径险,地极苦寒,兼之石麓,无田耕种,而欲求升斗之水,必取之于数里之外,以是村落稀疏,人烟绝少。且经灾荒、地震之后,岭半仅存一古庙,竟无居人,往来行旅,是不止有盗贼之虞,更多虎狼之患。守兹土者心切虑焉,因为招集,始得应募来栖者四五家。加意扶绥,使成乐土,则源源而至安知不斯什斯百耶!居民请立碑以书岁月,是为记。

从那以后,长城岭上蔓草不再,虎狼远遁,劫寇匿迹,商旅和行人也不再担心行路的安全了。

叶方恒在莱芜任职五年,赢得了高度赞誉。莱芜清顺治丙戌科进士张四教的《正率讲院碑记》(改建贞节先生祠堂碑记)、《建文昌阁记》,顺治己丑科进士魏似韩的《重修天齐庙记》,康熙丁未科进士张严的《新建龙王庙记》等,都对他称颂有加,甚至把他与东汉时期的莱芜名宦范丹、韩韶相提并论。

人们习惯上称齐长城所在的山岭为长城岭。齐长城莱芜段有四大关,自西而东为天门关、锦阳关、黄石关和青石关。位于锦阳关以西的天门关,又名后关,在莱芜大王庄镇后关村。关门建在两座大山之间,门阳上方曾镶嵌有“天门关”石匾,1961年在修建泰(安)明(水)路时拆除。关口东西两侧,现尚残存城墙。清朝进士曾任湖北孝感县令的莱芜人程云,有一年路过天门关时,目睹了这里的自然风光,写了《由金井过长城岭抵仲官镇近有虎患》一首诗(中华民国《续修莱芜县志·艺文志》):“下马支筇历绝岗,纵横朽木隔寒荒。芦花自白非经雪,柿叶先红不待霜。携榼安能求虎饮,裹食侯尚恐借熊粮。短天百里速程次,投宿田翁野稼旁。”

位于锦阳关以东的黄石关,又名王陵关,在莱芜茶业口镇的上王庄村北,因关西和关南各有黄石悬崖和王陵庙而得名。关东横长城岭,岭上城墙保存尚好。清朝进士曾担任礼部主事的莱芜人张梅亭,在编纂《莱芜县志》时,曾踏访黄石关,后来,在其《忆故乡山水》(张梅亭《一松山房诗集》,《诗歌辑》第153页)十三首诗中,有一首题为《长城岭》的诗:“万山回首虎牙撑,岭上危垣一线横。忆上崔嵬寻旧迹,齐齐鲁北古长城。”莱芜近代诗人孙述善(1906年—1992年)亦有一首《赴吕祖泉望长城岭》的诗:“山脉回环套岳中,仰头一视接天空。西连泰岱五云际,北枕长城一线通。七国雄图袭霸气,一统天下阙王风。嬴秦战国英风歇,独有山河壮气雄。”

德州游记

□蒿峰

过乐陵忆宋哲元

喜峰战罢又平津,宁死沙场埋草榛。一曲大刀全国唱,忠魂依旧望边尘。

禹王亭

夕照如金古县丘,洪荒水泛漫天流。禹王亭上千秋祭,功在河山画九州。

时传祥纪念馆

世清何吝一身脏,岗位平凡荣亦光。境界高低看奉献,人人争说时传祥。

庆云县作

乐安旧郡望湖平,龙岭卿云五彩生。古高津城残照晚,金山法寺又钟鸣。

临江仙·戊戌五月过夏津

九派争流归大海,原来禹夏津梁。大河故道纪兴亡。黄沙多蔽日,枯草少春芳。治水防夙千秋绿,文明遗产柔桑。千年碎壤变名乡。楼台青掩影,舞榭踏歌长。

菩萨蛮·陵县城头

范阳兵起祿山叛,横行河朔胡兵悍。烽火照连营,长安夜自惊。西门擒将士,为国抛生死。城上念孤忠,平原千古名。

【人世间】

父女试验

□雪樱

父亲老了。写下这句话,超重的记忆如海水般向我涌来,有种说不出的窒息感。

一直以为,父母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,把陪伴挂在嘴边,将孝顺埋在心里,孰料最终我们输给了时间。有段时间,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喜怒无常,刚才看电视还满脸喜悦,转眼工夫就如乌云翻滚脸色大变,似乎怎么做都不合他的心意。吃饭晚了不行,喝水热了不行,母亲动作稍微慢一步,他就会大声嚷嚷起来。他越来越像个小孩,必须哄着,让他高兴,想尽办法让他满意,由着他的性子去。最让我头疼的是他的睡觉颠倒了个儿,夜里基本不怎么睡,一会儿要喝水,一会儿要翻身,一会儿又要导尿,几个回合下来,天光光亮了,母亲睡意全无,用手揉揉红红的眼眶,起床收拾屋子,洗洗涮涮,此时传来了他打呼噜的声响。白天,他一小觉连着一小觉,我试图叫醒他,无济于事。晚上待我打开电脑,思绪在文档里策马驰骋,他也来了精神头,念叨床不舒服,嚷嚷着“我要换床”“我要换床”,伴随着“噼里啪啦”的敲打键盘声,我把他的呻吟、嗔怪,甚至责骂都敲进了时间的罅隙里,我把他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也敲进了历史的隧道里。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:父女一场,我能够做的事情极为有限,是我的无能,还是上天的苦心安排?

很多时候,我觉得陪伴就该是这种样子:他嚷,他发怒,他任性,你拿他没办法,依然要顺着他,守护他,他就像小时候我满脸委屈哭闹打滚,他耐心地把我从地上拽起来,笑着拂去我身上的灰土。或许,所谓父女就是一场试验,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,所以没

有标准答案,唯有互相原谅,在坦诚相见中彼此温暖,在历史长河里互相遥望。陪伴是有限的相聚,他加速老去,我的鬓角也冒出了几缕白发,触目惊心,顿觉时间的伟力把我扳倒在地,泪水肆意。

陪伴父亲的漫长日子里,我读过很多关于父母的书,企图从中获得些许安慰。印象深刻的当数学者南帆的《关于我父母的一切》,含蓄,真诚,有思考。他写道:“一只背囊,浪迹天涯,我向往的日子是个人挺进世界的纵深:扶老携幼的家族只能是一个负累。待到我踏入中年,定了定神想到了家族的时候,那一幢老宅子已经轰地成为一地的瓦砾。”对我来说,站在中年的门槛上,超重的记忆和无边的苦痛淹没了所有的语言,一地的碎片就是全部生活。在不足十五平米的空间里,我哭不出来的疼痛比疼痛更灼心,我说不出来的愧疚比愧疚更折磨——但是,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懂得。那天,母亲去医院拿药,去了很久。父亲突然探探头对我说,“你的白头发又多了,不能再这么写了!”转而又说,“还是写吧,不写你更熬不住,写部像样的小说让我看看!”听到这里,我的泪水吧嗒吧嗒掉在了书页里,哭了个痛快!

我猛然惊醒:父亲是清醒的,父爱是清澈的,容不得一丝玷污,来不得任何亵渎。他记得我备战中考的时候,每天骑着三轮车送我去上学,爬过高高的上沿时,他站起来蹬车,累出一身大汗;他记得我刚患病那会儿四处求医,某天从报上看到某太原名医来城东坐诊,他骑上自行车去排队,最终取到100多号,当医生收我住院说一定能治好,他高兴得热泪长流;他记得骑自行车去报社为我送纸质投稿,临走时戴眼镜的男编辑给他一

张名片,走出报社大楼时他高兴良久,以至于保安多看了他两眼;他记得帮助过我的好心人的名字,曾经用钢笔刚劲有力地记在工作手册上,泛黄的纸页氤氲出涌泉相报的感念……哪怕有时候犯起糊涂,父亲也从未改变他的耿直性格和暴烈脾气。而他的睡眠不好,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家里地方小住不开,在厂里上班时他主动找领导要值夜班。后来,他为了找份夜班工作费尽周折。最初我以为,值夜班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,直到那年冬天点煤球炉子取暖险些中毒,我才意识到夜班的艰辛。父亲值夜班从未睡过囫圄觉,在商店里时要看着货,在厂里时租客混杂,都是做小生意的人,凌晨依然灯火通明,他要四处巡逻。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中生活,何况后来我多次住院家里背负外债,但是,父亲对得起每一个墨黑的夜班,配得上每一个红色的日出。大约是2004年冬天,他下了夜班,直奔省立医院去照顾生病的爷爷,忙到傍晚天擦黑,又匆匆返回厂里上夜班。然而,他也是出院恢复不久,穿着又厚又笨的棉裤骑着自行车在寒风里穿梭,身上驮着两个家庭的希望。

父亲是糊涂的,因为他老了;而父爱是沉重的,伴随岁月累积变得醇厚,我拿什么承受得起呢?

看到一个让我难以释怀的故事。她是个跳芭蕾舞的舞者,瘦骨嶙峋,又披散白发,很难想象她已经64岁。因人生失意,她来到一个偏僻乡镇,租下一处危房改造成的剧院,起名叫“心绞痛乡镇舞蹈剧院”。她的吃穿用度极为简约,把时间都花在了唯一的舞厅里,打扫卫生,给墙壁刷漆,晚上她就坐在卧室桌前给90岁的老父亲写信,却从未写完过一封

信,老式皮箱里装满了数不过来的废纸。她对跳舞痴迷,尽管父亲重男轻女,曾阻止她学钢琴,嘲笑她上舞蹈课。在这里她圆了自己的梦,举办演出邀请镇上的居民来看,吸引电视台也前来为她录像。她第一次给35年未曾见面的老父亲写了封完整的信:

“亲爱的爸爸,我给您寄了我第一次独舞的录像带。我非常希望,爸爸您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完……爸爸您说得不对,我是有天赋的,只是爸爸您不能慧眼识珠。我十分努力,而现在有很多人来欣赏我的表演。我跳舞的时候,这剧院都要被挤爆了!我已经看到爸爸那意味深长的笑容了——是讽刺的笑,对吧?我知道,我一直害怕这种微笑,我一直为这样的我感到羞惭,而我根本就是这样的。但每种感受都有各自的期限,我已经老了,老到不再羞惭了;而爸爸您也老了,老到不该再鄙视我了。也许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能够烟消云散了吧,我们会忘记所有的怨恨和伤痛,最终成为一对慈父孝女。”

就在她从邮局寄出信的晚上,收到一封电报,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。她点亮剧场的所有灯光,用油漆在观众席上又画了一张脸,然后朝着剧院一楼第四排座位画了个十字,再度起舞。这个故事出自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《女舞者》。他不愧是文学大师,女舞者用未寄出的信与父亲和解,让我们看到父女一场的种种可能,生发出的悲悯也是面向亲情的“缴械投降”。

所有的老去,都是成长的另一种模样。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旅人,或过客,在成长中包容,在爱的国度里给予,不知不觉,在岁月褶皱深处,我就活成了另一个他:父亲,你安好,就是我的晴天,就是我的一切。